

# 往事延绵如群山

■浮 舸

多少人呢?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了2万多人,他们深入到华北,成立了晋察冀、冀鲁豫、晋绥几个根据地。”

武器奇缺。张永儒因为识字,部队给他发了一支德国老套筒,两枚手榴弹,其他好多人都是大刀片。张永儒说:“八路军靠自己一点一点积攒,今天打一拨鬼子得几条枪,明天端一个碉堡得一箱子子弹。”

八路军没有统一的军装,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把那些土布用国槐花染一染,做成衣服穿,再就是把日本兵消灭以后得来的战利品,还有就是靠老百姓供应。张永儒说:“当时的鞋子都是老百姓做。我们那时候一个月发一块钱的边区纸币,拿出8毛钱给做鞋的老百姓,剩下2毛钱,会抽烟的买点旱烟抽,不会抽烟的,像我,那2毛钱干什么呀?买点咸盐,弄一个小布袋子装起来,有时候吃饭没菜了,就用筷子蘸一下咸盐吃。”

穿鞋难,吃饭更难。每天吃完这顿望下顿,因为肚子还饿着。站岗放哨是大家最喜欢干的事,站岗饭由伙房留下,稍微多一点,另外锅里头有锅巴,给站岗的人吃。多数时间战士们都是饿着肚子战斗。饿了就吃树叶,榆树叶杨树叶柳树叶,冬天没有树叶吃,就到河里去捞芡草吃。

没有吃的挨着饿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没有药品。战士受伤后,基本是用食盐去消毒。有一个战士受伤,那血直往下流,牺牲前还喊张永儒:“班长!你救救我、救救我……”

和张永儒一块儿参军的冯永生,在打紫荆关时,手榴弹片打进大腿。冯永生穿着棉衣,弹片把棉花带进肉里,不能动手术,没药品,就那么养着。最后伤口溃烂,往外流脓,冯永生硬是把那弹片连着棉花丝都拽出来后伤口才好。冯永生算是幸运的,好多战士受伤后没治,尤其是重伤员,很快就牺牲了。

张永儒用他那有些退化的声带,坚强地叙述着往事,他努力发出的每一个声音,让后人真切地感受到那段峥嵘岁月里,一个民族不屈的抗争……

三

文明从来都只被文明者遵从。面对野蛮的侵略,捍卫生命尊严的唯一途径,

就是与之搏杀。

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相持的紧急关头。张永儒所在八路军晋察冀第一分区三十四团一营,驻守在易县西北约40华里的上店、盘神庙、利儿村一带。这里高山绵延险峻。

一个夜晚,北风呼啸。教导员吕宝基带领营部通信班班长张永儒和三连官兵向敌占区进发,奇袭易县之敌。山口之外从东到西有东白马、主良村、南白羊等一字排开的敌人碉堡,要到达易县必须通过这些碉堡。寒风虽然让穿着单薄的官兵们浑身哆嗦,但风声同时也帮了大忙,夜行军不易被敌人发现。

到达目的地,战士们按照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悄悄摸进敌人的警察局。趁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八路军的手榴弹就投进他们的室内。仅数分钟结束战斗,部队立即撤离,快速返回。

战士们回到驻地躺下休息时,没想到会被尾随而来的敌人包围。

拂晓时分,睡梦中的战士们突然听到枪声和爆炸声!大家立即进入战斗。吕宝基命令营部人员往北面的沙峪村方向撤,可没走多远,沙峪村方向也传来激烈的枪声。

情况十分危急,吕宝基当机立断,命令营部爬东山突围,翻过东山就是利儿村,另一个连就在那里。营部人员除张永儒的通信班之外,都是炊事班和勤杂人员,担着油盐担子和行军锅。

东山高800余米,全是陡坡,山腰悬崖高耸。唯盘神庙一段有一处可以攀爬的断层裂缝,裂缝间有一条狭窄的石梯小路,可沿此爬到山顶。

营部人员在吕宝基带领下,急速向石梯爬去。敌人在山下用机枪步枪对石梯扫射封锁。副官还退到石梯就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倒地,两名炊事员和文书也在通过石梯时中弹牺牲。

张永儒指挥通信班断后,边掩护边向山上退去。当通信班退到离石梯只有百余米时,吕宝基大声命令:“张永儒,你快派人下去告诉三连,东山上没有敌人,叫三连爬东山突围!”

张永儒接到命令,把随身带的米袋和背包取交给通信员刘树琪,转身就朝山下飞奔。他尽量轻装,只带了3枚手榴弹,其中一枚拧开盖子把弹弦套在小指上,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尽快找到

三连,带领他们突围。

山下有一条10米来宽的河,水深约一尺。张永儒踏着老百姓在河中摆放的石头跃过河去,刚到河中央,对面一道矮墙后面突然站起来十几个日本鬼子,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对准张永儒,哇哇乱叫,大意是叫张永儒投降。张永儒顾不得多想,抡起右臂把手榴弹扔向敌群,右脚踏石头上猛劲一蹬,一个侧转身,回头几跳,跳回河岸,发足狂奔,沿着山沟向回跑。身后枪声如豆,子弹打在张永儒的身边,弹起阵阵尘烟。敌人一边向张永儒射击,一边从背后追来。

张永儒脚下生风,几个起落,把敌人甩后100多米。他看见石崖上有一道石缝,毫不犹豫抓住石缝里那些荆条和枣刺,怀着一个坚定信念向上攀爬;摔下去无非一死,爬上去活路一条!

四

硝烟散去,张永儒手中的枪,早已放下。这片曾经多灾多难的土地,也早已安宁祥和。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装甲兵坦克部队,张永儒被调到北京装甲兵司令部,1979年离休。

时光荏苒,不再回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96岁,直面死亡,张永儒说:“我打了几十年仗,早就不管生死,随便哪天死!”他每天要做的,就是读书、看报、写字。张永儒喜欢练书法,其作品曾多次参加书画展览并获奖。

除了写字,张永儒说,自己的使命还没结束,他要把革命精神努力传递给下一代。干休所举办的革命传统教育座谈会,张永儒每场必到,他总会对孩子门说:“奋斗不容易,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之际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牺牲那么多人,多么难啊!我们现在有吃有穿,全国人民富起来了,别人再也不欺负我们……无论如何,你们青年人一定要继续奋斗下去,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干下去!”

在这样和的光景里,张永儒常常搬出那个“重要文物箱”,看那些信,看那些名字。他无数次告诫那些把生命丢在各个战场的战友们:世道变好,你们安心!

## 带着星星的领章

■滕 健

没再去找排长,排长也没有找过她。哪怕走个“撞脸”,陆小贝也会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

陆小贝变得更拼了,甚至对自己有点狠。不管是火辣辣的太阳正当头,还是寒风裹挟着细雨,跑道上的陆小贝一定要用一个最好的成绩来证明,那一天她不及格的原因真的是因为不舒服。

陆小贝没有白努力,终于以考核总评第一的成绩代表集团军的话务员去参加比武竞赛。送行的领导和战友用一句句加油和努力为她打气,可她什么也听不进去。咬着嘴唇的陆小贝,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

别处的5月是春姑娘,重庆的5月是疯婆娘。燥热的天气,让陆小贝觉得哪里都没有北方好,哪里都没有连队好。

得知话务专业的3公里考核提前到明天的消息后,陆小贝的腿一下子就软了……她不知道为什么原定在下周三的考核,说改就改了。不是说好让选手们适应天气、熟悉场地的吗?陆小贝一手摸着考核要用的战斗携行具,一手摸着自己隐隐作痛的小腹,无力地低下了头。

她突然觉得自己好倒霉,好委屈。为了练习打字,她熬过一个个静谧的夜晚;为了这次比武,她体味了难以言说的艰辛。可这提前到来的3公里要是真考不过,将意味着她连考核话务专业的机会都没了。为什么这些关键时刻总与她的生理期撞车?她似乎听到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呼吸,越来越沉重的脚步……趴在桌子上的陆小贝呜呜哭了起来。

这哭声给临时客串教员的赵雪出了一道难题。这位在话务专业考场上屡获奖牌的中尉排长,最头疼的就是给人做思想工作。按理说,这样的事情她一个负责专业训练的教员是可以不管的,可刚一闪过这样的念头,赵雪就有些责备自己。

## 一瓣心香

典子哥叫陈国典,原前线话剧团著名演员,离开我们已经9年了。他不仅戏演得好,还歌直爽气,爱帮助别人,大家都称他典子哥。

典子哥最早应是福州军区文工团的话剧演员,1985年福州军区撤销后,他作为优秀演员来到前线话剧团。我同典子哥开始熟悉起来,是前线话剧团排演大型话剧《虎踞钟山》时。他在剧中扮演骑兵司令崔保山,荣获第八届文华表演奖。该剧后来进京演出,继而在全国演出100多场,影响很大。在去北京演出之前那阵子,应当是1997年的夏天和秋天,该剧进入紧张的排练和试演阶段,那时我还没有分管文艺,在军区文化部当文化干事,负责部队的文化工作。一个天气比较热的晚上,前线话剧团给军区首长进行《虎踞钟山》汇报演出,地点在卫岗前线小礼堂。

这个礼堂是20世纪50年代的房子,比较简陋,舞台设施也很简单,像砖瓦结构的工厂的大型车间。剧中有个细节,是典子哥要开枪把国民党军挂在旗杆的旗帜打下来。本来典子哥手中的枪一响,那面旗帜就应声掉下来的,但是在演出过程中,机械出了故障,枪响之后,旗帜没有掉下来。典子哥急中生智,补了一枪并加了一句台词:“你还很顽固,枪都打不下来!”之后,他再补一枪,纵身一跳,把旗帜扯了下来,但脚底一滑,摔了一跤。

那一跤摔得可不轻,身体是侧着着地的。典子哥重重地往下蹲了一下,然后蹭地站起来,接着把戏继续演下去。直到演出结束后,他大喊一声,提出要赶快去军区总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到了医院之后,我们才知道他胳膊已经摔成骨折。

几天之后,剧组根据军区主要首长指示要去扬州等地部队进行试演,考虑到典子哥的病情,决定他不要去了,启用B角。典子哥则不同意用B角,坚持自己上阵。于是,他带着打了石膏的胳膊,吊着绷带,一直跟着剧组把剧演完了才回团。这大概持续了10多天,他顶住了生活和演出上的诸多不便。

我当时对他这种行为感到挺诧异,以为他是好表现、想出风头,想得到领导表扬或立个三等功什么的。后来有一次我们俩同在机场待机,我便试着问他,他边回答边比画:“小柳,你现在还年轻,不理解我们做演员的人,我们把演戏当成打仗。”稍作停顿,他又说:“我就是应该把演戏作为打仗一样去完成。身体的伤痛和不便,我都能忍着、能克服。只有这样,我才尽到了一个军人、一个演员所应尽到的责任。”

听了他的自白,我很自责,也很感动。自责的是我把他的境界看低了,感动的是他的军人气质和内涵,特别是那种天生的勇敢和正气。我也开始理解真正的演员所应具备的职业操守。

典子哥第二件让我难忘的事,是一句台词引起的。这句台词来自前线话剧团另一部话剧《厄尔尼诺》报告。该剧写的是改革开放大潮中,一名军队离休老干部家庭的裂变故事。典子哥扮演的离休老首长叫郭海,有3个女儿、3个女婿,当团长的二女婿在部队改革中因为私心重,把整编部

# 把演戏当成打仗

——忆典子哥二事

■柳江南

队的汽油处理了,得了不少非法收入,犯了经济错误。剧中有个二女婿回家找二女儿要钱的细节,二女婿准备把贪污的钱还上,二女儿舍不得把钱给他,因此两人的在家里为钱争执,把钱撒了一地。此时外出归来的父亲郭海面面对这样一个场面,扯开嗓子大喊:“这么多的钱,哪儿来的,是挣来的吗?”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台词,让我和很多人一样,久久难忘。典子哥当时喊的那一嗓子,独特而凄厉,让人印象深刻。钱同劳动和汗水的关系、钱同党性和人性的要求,让这样一个声音进行了极其特别的演绎和注释。所以说,艺术家炉火纯青的表演,哪怕一句台词、一个细小的动作,在不知不觉间引起观众内心的震动,影响却是深刻和长久的。这是艺术家的魅力,也是艺术的魅力。

那年冬天,在一个稍微清闲一点的场合,我同国典说起并讨论这件事。他一脸的轻松和好奇,并反问道:“有吗?”隔了几分钟之后,他告诉我,那一声喊,他确实练了几十遍,不正是这一句,其他台词也是这样,只不过这一句当时决定要练到让观众真的有心理反应、让观众真的要记在心里。

后来,我把典子哥的这种一种“叫喊”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黄金的比喻进行了比照,得出了教育同场景和声音等有极大关系的一些想法,也许我们在进行警示和廉政教育的时候应当把典子哥这句愤怒的叫喊用上,或许能有很好的效果和作用。而我对象典子哥更深的尊敬,也是从他认真对待台词这样一些细小的职业元素而进一步升华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训练中确实应当像国典老哥那样,对任务有更深刻的理解、有创造性的探索、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好不同的角色与职责,才能取得可喜的成绩。

## 短笛新韵

### 长城

■贾 勇

你的高度,超越群山的巍峨。你的硬度,媲美于峻岭的骨骼。你的长度,不亚于九曲黄河。

赞叹中我有所领悟:只要勇敢攀登以苦为乐,即便像长城一样役役多年,仍然不会褪去本色。

### 特殊的“国旗”

■仇士鹏

看到边防战士在石头上画国旗,用树皮做出国旗,种下海马草拼出国旗,来表达心中的忠诚与热爱。有感而作。

在山的喉咙上,用红漆写下“中国”铲去积雪,用所有的抒情,燃热石刻的红旗,隐隐地,猎猎作响。

这是最质朴的表白啊,以信仰为笔,使命作墨,比石头忠诚,比树皮坚韧,海马草不屈不挠地生长,庄严地举起鲜艳的国旗,一年年,一代代。

祖国万岁!每一株草,都是坚守的天涯哨兵,心中的一抹红。

## 世相一笔

高唱奉献服务歌 姜春阳 词曲

1=F 2/4 每分钟112拍

1. 1. 1. 6 - | 5. 5. 5. 6. 2 - | 6. 5. 3. 5. 0 | 6. 5. 3. 5. 0 | 不 忘 初 心 平 记 便 命 上 下 一 致 全 心 全 意

6. 6. 5. 4. 3 2 | 5 - - | 6. 7 | 1 6 5 3 2 | 1 - - 0 | 高 唱 奉 献 服 务 歌 啊 展 现 新 的 高 度

6 - 3. 3 | 2. 1 7 | 1 6 - | 1 6 | 6 - | 5 1 2 3 - | 走 进 了 干 休 所 就 是 上 战 场

3 3 3 6 6 6 | 5 6 2 2 3 | 6 5 4 3 2 1 | 5 - - 0 | 一 心 把 老 首 长 照 顾 好 就 是 我 们 的 快 乐 幸 福

3 3 3 6 6 6 | 5 6 2 6 7 | 1. 1. 6 5 3 2 | 1 - - 0 || 一 心 把 老 首 长 照 顾 好 就 是 我 们 的 快 乐 幸 福

1 - - 6. 7 | 1. 1. 6 7 6 7 | 1 - - 1. 0 0 || 福 就 是 我 们 的 快 乐 幸 福

(作者姜春阳是90岁的文艺老兵,原空政文工团国家一级作曲家,曾参与创作《刘四姐》《江姐》等歌剧、《幸福在哪里》《祖国我们日夜保卫你》《军营男子汉》等歌曲,颇受官兵和群众喜爱。)